

◇丁大见专栏·花草见

◇小说世情

构树

南淝河两岸的堤坝上，构树真多。近水之草，邻河之木，绿得泼泼洒洒。构树不似别的树，那样齐整整地站一排，而是一棵挨着一棵，这一丛，那一窝，由着性子来，有一股蓬勃的野趣。这是桑科构属的落叶乔木。

构树这名字，听着土气。古时亦唤楮树、穀树。折其枝叶，断处渗出黏稠的乳汁。李时珍说，楚人呼乳为穀，其木白汁如乳，故得此名。这汁液，乡人拿来擦癣疾，蛇虫咬了也涂它。

构树枝叶蓬散，灰扑扑的一团，论品相，算不得好看。以貌取人是常有的事，模样生得好，总能得些偏爱。若以貌论树，却要讲个吉凶。《史记·股本纪》记了一桩事：商王太戊刚刚即位，朝堂上忽然冒出一棵桑树和构树（桑穀共生於朝），王以为妖异之兆，不吉。相国说：王修德政就能化解。太戊听了，那树就枯死了。就这样，构树背了恶木之名。

乡人不管那套，为我所用才是好的。松柏木是栋梁之材，槐槐是器用之木，构木呢？躯干不够直，木质不够硬，做不了梁柱，打不成箱柜，怎么看，都不像是成大器的料子。被人视为杂木，没有好名声，它偏不长成世人想要的样子。

想起庄子之说。木匠瞧不上枝干弯曲的栎树与樗树，讥为无用之木。庄子却觉得，大而

无用，不遭斧斫，才得以自在的生长。构树正是这样的性子，它就这么懒散地长着，荒地上、石缝里、墙角根，哪儿都能撞见，冒出一株幼苗，支出几片叶子。连王权大殿那样威严之地，也要冒冒头。

摘片构树叶，摸在手里毛糙糙的，像粗布。叶子宽大，叶背毛茸茸的，叶缘带细锯齿，裂着豁口，一裂三裂五裂，形态多变。乡人干活割了手，扯两片叶子，放嘴里嚼烂，一股青腥气，敷在伤口，血慢慢就止住了。

构树分雌雄，雄树花来得早，四月天，新叶还未铺开，枝上垂下一串串灰青色的嫩穗。这是柔荑花序，乡人叫它构树穗，常有妇人挎着竹篮来采，焯水凉拌，是道野菜。雌树花要晚些，是一青色小球，生出根根毛须，潦潦草草的。至盛夏，那青球就变成了红色聚花果，名构桃，形似杨梅，到底不如其精致，故说假杨梅。咬一口，甜丝丝的，鸟儿也爱吃。细看果球，由一根根红色小肉柱攒成，肉柱顶端含着细小的种子。乡人采了构桃，在水里搓洗，筛出一粒粒红褐色的种子，晒干了，叫楮实子，是一味有名的中药。抓一把，搁嘴里一咬，脆脆的，有股淡淡的油脂香。也可煮水代茶，说能补肝肾、明眼目。

构树不贵其木，而贵其皮。那层揭下来的树

皮，纤维细长柔韧，是造纸的好材料。苏轼贬至儋州，其院里有棵老构树，言养此不材木，欲欲了种松菊，转念一想，其皮可造蔡侯纸，便扔了斧头，作诗《育老楮》，宽宥了它。

纸张未出现前，字刻在甲骨上，铸在铜器上，写在竹简和缣帛上。缣贵而简重，都不方便。盼有一种又轻又贱的书写物，盼了多少年，到了东汉，有个叫蔡伦的人，改进了造纸术，造出了廉价的纸。蔡伦是宦官，本是给帝王端茶递水的人，可他心思细，有主意，在一次次宫廷斗争中站稳了脚，做到了尚方令，颇有权势，管宫廷器物督造。这差事，是机会，也是火坑，做得好是功劳，做不好掉脑袋。他把机会攥住了，《后汉书》写道：“伦乃造意，用树皮、麻头及敝布、渔网以为纸。”

撕下构树皮，揭掉那层糙皮，留下黄白的一层，晒干，泡在水里。水要活水，流动着，泡上数月，泡透了，沤软了，下锅煮。拌上草木灰，是碱性的，能把果胶化开，把纤维漂白。煮上两日，捞出漂洗。

然后舂料。石臼里，脚踩木碓，一上一下，咚、咚、咚，砸得纤维松散，融进水里，捣成一汪浆水。继而抄纸，是最见功夫的活儿。匠人端一竹帘，往浆水里一抄、一荡、一提，水从帘缝漏下去，帘面上均匀地铺着一层薄浆，那就是纸了，湿漉漉的。老匠人光听那竹帘出水声，就知道这纸薄厚是否均匀。

湿纸一张压一张，摆成厚厚一沓，压上石头，挤出水，纸就实了、平了。再张张揭开，贴到墙上晾。这就是沤、蒸、捣、抄、晾的造纸技艺。说来简单，做起来要熬得住时间，耐得住性子。

纸既成，字便有了落脚处。西晋左思作《三都赋》，洛阳人争相抄写，一时洛阳纸贵。那是纸第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一次尝到被迫捧的滋味。

沿着河堤一直走，心里想着：构木不承梁柱，构皮揉铺成片片盈纸，墨落了上去，字排开了来，薄薄一页就有了分量，成了诗，成了史，成了厚厚一摞书。看似无用之木，到底藏着自己的大用。不觉走了很久，已是落日西坠，天色向晚。



◇信笔扬尘

荷塘渡鹤

邹贤中

荷生清塘，鹤渡人间，是天地间最美的相逢。

未到年关，在外务工的父亲提前回到了家中。晚稻已经收割，稻田空寂，正是改荷塘的好时机。锄头、铁锹在父亲的手中倒腾。我和哥哥也没闲着，一起帮忙把松土铲入畚箕。一担担新鲜的泥土被运走，池塘一点一点地向着大地深入。挖到一米深的样子，父亲说：“差不多了。”

惊蛰过后，母亲买来带芽的藕种，种在池塘里。藕在地下生长，在积蓄力量。半个月的光景，藕在地面冒出小芽，又长出浮叶，以惊艳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。它漂浮在水面上，又一步步长成立叶，直直地冲出水面，展开一片荷叶来。我和哥哥没事的时候，就在荷塘边走走。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，背着手，像将军检阅自己的部队。

荷叶以惊人的高速生长，成片成片的荷叶很快盖住了一半水面。两个月后，就长满了一塘，它们密密麻麻的，水面都被遮盖了。此时，荷花开了，一个个原本高举的花苞绽放开来，像一个个紧握的拳头张开五指。花色不多，白的、红的、粉红的，只此三色。花不多，以一两米的距离点缀着，完全可以用稀疏来形容。

少，未必不美。

荷花高挺，越过荷叶的遮挡，它们在极力争取阳光的恩泽，在碧绿的荷叶映衬下美不胜收。莲子跟着熟了，它们在莲蓬里安眠，等待农人的采摘。荷是一种奇怪的植物，它一边长叶、一边开花、一边结莲子，三件事情，齐头并进。莲子喜获丰收，除了我们兄弟，堂哥堂姐们也吃上了莲子。对于我们农家孩子来说，是一种莫大的满足和欣慰。

荷塘的四周，是成片的稻田。早稻正在灌浆，沉甸甸的绿浪被金色的阳光一晒，阳光成了染色剂，将金色的光晕镀在稻田上，稻子上的金黄日见其盛。这是附近唯一的荷塘，因为稀少，就有了地标的意义。若是有人来我家做

客，他们不说来我家，而是说“到荷塘去”。

一个清晨，天蒙蒙亮，我牵着牛往荷塘走去。已经读书的我，得先完成放牛的工作才能去上学。荷塘四周，是萋萋芳草。牛来到塘边低头喝水，我打量着牛。这时，水面出现了一道白色的鹤影。抬头看去，一只白鹤从旁边的山林飞出，掠过荷塘的水面。它的翅膀修长有力，扇动时发出轻微的声音。白鹤收翅，落在荷叶上，它对着水面，低头梳理洁白的羽毛。白鹤整理好自己，突然飞起，又猛地低头扎向水面。旋即，白鹤腾身而起，一条银白色的小鱼在它的嘴里挣扎。

鹤影远去。没多久，鹤鸣从竹林里传出，想来白鹤进食完毕。鹤鸣声声，清脆悠远，回荡在山间。

挖荷塘时，母亲劝阻说：“家里的田，本来就少，还弄个荷塘，以后吃什么？”

父亲笑笑，说：“这田，不会种太久了。”

当时，我没有明白父亲的意思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父亲所言非虚。

改变，是从王船山故居的繁华开始的。随着船山先生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，“西方有一个黑格尔，东方有一个王船山”的赞誉传遍四方。湘西草堂作为先生的隐居地，渐渐被世人关注。政府对草堂进行全面修复，前来缅怀先生、寻访遗迹的人越来越多。

政府大力发展文旅经济，村庄里开了多家颇具特色的农家乐，船山文化园、王船山纪念馆、船山主题雕塑、楹联碑刻、文化长廊都建了起来。光有船山文化和美食是不够的，还得有美景。为了让游客更好地感受草堂的诗意与静谧，也为保护这片土地的生态环境，以湘西草堂为核心的六百亩田埂，被改造成了荷塘。田改荷塘的过程中，工人们没有大刀阔斧，而是顺应自然，因地制宜。建设中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平整土地，开挖池塘，保留了原本田埂的走向，也保留了荷塘边的老柳树与杂草，

◇人间小景

老家的河

方启华

我曾很多次在合肥市庐阳区亳州路到阜阳路一带的南淝河垂钓，却未曾想过钓到的其中某一条鱼，有可能来自一百多公里以外的我老家的西河。

“从地图上看两条河将我的老家围成半片桑叶”，这一句表述曾多次出现在我形容老家的文章里面，更具体一点是村庄向东两百米有一条河叫西河，向西也有一条河，也叫西河。西边的西河更宽更直更大，老人家称“西大河”，东边的西河更窄，更弯，我曾问过村里老人，都说也叫西河，或新西河，或新河，是西大河的一个分支，自南向北，从黄湾（蜂子湖）分流，到杨家庄（朱家泊）最终汇入西大河，而这分流的一段新西河，便承载着我无数的少年记忆。

三十年前，那时新西河河水浑浊，宽约百米，河面经常看到运输的船只。河面以西属于我的老家姚沟镇，河埂高约二十米，是村庄到村庄之间的主要干道，而去县城的主干道（碎石子路）则在河埂以东约一公里的地方，那时很多村落都依河而建，比如我老家这段有金村，宣村，张村，刘村等。我们的小学叫作箭河小学，也建在河埂上，离我老家约有一公里。河埂从金村到张村一段是我们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，每天早上和傍晚，河埂上都是结伴而行的学生，学校广播播放着的《包青天》和《读书郎》是童年永难磨灭的记忆。如果是夏天，放学后我们直接跳到河里洗澡，也有很多人去河里捞鱼捞虾。

到三年级，箭河小学和朱长小学合并成刘湾小学，我们的上学之路要改道而行，或向西一公里经过一条河，再行约一公里，或沿河埂向北行约三公里才到小学，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离新西河更远，离西大河更近。也是自那以后，各村人为了出入方便，便在新西河上修建河坝，前后三十年修筑坝埂五十处，新西河原先的活水变成了死水，成为一些村民的自然养殖水域。

同时，那些年过西大河是我们去虹桥赶集的必经之路，西大河宽在五百到一千米之间，父母赶集必定起早，趁天还没亮，走约一小时才到渡口，摆渡人来回接送，过河再走半小时才到虹桥古镇上，那里早餐店的油条，糕糍，米饺正发出诱人的香味，陪爸妈赶集也是童年最珍贵的记忆之一。

印象中两条河从未离开过我们的学习和生活，上初中又改道从新西河河埂向南几公里才到塘埂中学，学校再向西两公里又回到新西河。高中在县城读的，要过新西河上前往县城的班车，其中有段路是从西大河河埂上走，一路坑坑洼洼，前后约一小时才到县城车站。我高中毕业后，终于修通高新大道，去县城的时间缩短成 15 分钟，但依然经过西大河上的蒋家湾大桥。

西大河向南经凤凰闸沟通长江，再向西连通庐江的黄陂湖，但出无为市的那一段我几乎从未走过。向北经福渡到无为县城以东，再向北经黄路融入裕溪河流，经巢湖，又经南淝河，流向合肥董铺水库……这一段自我二十岁到省城读大学，又在省城落户，前后多次走过，只是每次路经巢湖裕溪河，或经过南淝河，从未想过，这些河会连通老家门前的西大河和新西河。

其实，回头想想，我何尝不是一条鱼，从老家门前的小河，游啊游，一直游到了这里。

高山流水

朱幸福

腊月，关宝回到了村子，把他在上海做古建筑维修所用的工具——锯、刨、凿、铲、漆刷都带了回来。妻子肖梅心中生疑，但忙于年事，便没多想。除夕夜，儿子关彬一家从城里回来，六口人围坐一桌，开心地吃起了团圆饭。

酒酣耳热之际，关宝放下筷子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我决定过完年就不再外出做工了，我要留在老家做一件大事。”顿了顿，他接着说，“研制古琴的技艺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，前半生忙着养家糊口，就放弃了。如今生活好了，我想重操旧业，把关氏古琴研制技艺恢复起来，争取申报非遗。”

肖梅纳闷地说：“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过什么关氏古琴呢？”

儿子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：“我们家祖上还有斫琴的技艺？那我要让你孙女学古琴，以后就用我们家制作的古琴表演节目。”

八岁的孙女也兴奋地拍起了小手：“我们家要有古琴了。”

看着孙女欢快的样子，关宝兴奋地告诉她们：“关氏古琴制作传承已有三百年历史，本是代代相传，只是到我这一代，差点儿断绝了。”

“研制古琴很难吗？”关彬有些担心地问。

关宝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继续说：“制作一床古琴，研制、上漆、打磨大约需要两年多的时间。你们看家里柴房里堆了许多旧木料，是我专门从皖南山区收购来的，都是老房子拆下来的桐木、杉木、梓木、楠木等老木头。”

“我还差点当废柴烧了呢！”肖梅说着，又泼起了冷水。她听说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做一床琴，眉头就皱起来了：“一床古琴才能卖多少钱啊，这不是赔本生意吗？”

关宝白了妻子一眼：“祖传的技艺是无价之宝，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”

春节刚过，关宝就迫不及待地从樟木箱底翻出《关氏古琴研制工艺》手稿，手稿是父亲留下的，纸已发黄发黑，但字迹清晰，还画着图纸。关宝说干就干，拖出老木料，选材、出形、挖槽腹、试音合琴，裹布、上鹿角灰胎、打磨、上大漆、推光、上弦试音，每一步都一丝不苟。

儿子关彬每周都要回来看看，可每次回来，关宝不是翻书，就是画图，要么就是把大木料解成小木板。

关彬忍不住问父亲：“古琴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啊？”

关宝只回了一句：“急不得。”

儿子倒有耐心，可妻子肖梅忍不了，看着家里乱糟糟的，边角料、锯木屑、木刨花散落一地，简直无从下脚，忍不住埋怨说：“你不出门挣钱也就罢了，家里总要收拾干净吧？再这样耗下去，古琴做不出来，别把脑子也搞坏了。”

“我心里有数，你别催我，你嫌烦就去城里住吧！”关宝淡淡地扔下一句。

肖梅果然去了城里。家中就剩下关宝一人，于是他一门心思都扑在古琴制作上。

两年后，关宝将三床古琴带到上海，找古琴专家、音乐学院教授鉴定。不想，殷教授只看古琴外表就两眼放光，试弹一番，更是赞不绝口。于是推荐一家高档琴行展出试卖，没想到每床竟然卖到五万元，还有一些客户预订了。

四年后，县文化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“关宝古琴雅集”活动，十位知名古琴演奏家登台献艺。县非遗保护中心负责人宣读了“关氏古琴为省级非遗、关宝同志为省级非遗传承人”的批复文件，顿时欢声雷动。

就在气氛达到高潮之时，一位面目清秀的古装少女款款上台，以古筝弹奏一曲《高山流水》，台下的人听得如痴如醉。

演出结束，一身唐装的关宝携手肖梅与演员们一起站到了聚光灯下。那位古装少女动情地说：“今天，能用我爷爷亲手制作的关氏古琴演奏，是我的荣幸，更是我们家族的荣耀。我将继续努力，不但要弹好古琴，而且要学会古琴研制技艺，努力成为关氏古琴传承人。”

璀璨的灯光下，关宝眼里盈满了晶莹的泪花。

